

狼牙跑道*

北董

2005-07

农家女娃一辈子忘不了那个九月一日。

做过种种揣想，有了一百样准备，该去城里的“大”中学报到了，她还是往返了三趟村南那巍巍颤颤的独木桥。这跟往日打草背柴过桥的滋味大不一样啊！“妈，卡子！”“妈，带几块白薯，红心的！”“妈，裤衩的备用松紧带儿！”妈妈嗔她你这个丢三落四的丫头。她喜得颠脑瓜，用两只眼睛一齐与妈妈打趣。“我不可能个个礼拜往家溜呀！”妈妈也喜，村里人把城里的中学叫做“大中学”哩！

她是搭了邻家伯的小四轮一溜啵啵啵来到城里的。伯，再见！有空到我们中学来！邻家伯眼前这两辫朝天的土丫，仿佛已成了“我们中学”的女校长，那么自豪，还有二分五的矜持。伯说你是咱们村的女

*Click to View:<https://web.archive.org/web/20220630024359/http://www.ciyuku.com/ertongwenxue/2737.html>

娃稍稍，状元坯胎，伯等喝你念成大书做成大事的还乡酒。女孩点下颔，自信，两只眼睛一齐宣告，伯你只管等着。

当时报到的很多，许多学生或者家长都嘟噜着许多东西。她背负着大行李卷 7 字形地看罢那两大张“报到须知”，撸两把鼻子上的汗豆，甩甩，就撵到了宿舍。妈吔，洋楼！宿舍不是楼，她指的是双层铁架床。她在一“楼”试试躺，颠颠，铁架床吱吱叫，很好。又爬到二“楼”，又试试躺，也吱吱叫，很好。养兔就这样，她想，咱属兔，这回才真正地“兔”起来啦！

她终于发现铺架上贴了黄纸条，纸条写着名字，便找到自己的铺位，也是二“楼”。她知道了这屋里有唐冰冰、马静，周蕤等 12 名伙伴。唐冰冰，这名字多棒！

她蓦然想起自己还没去交这费那费，那卷票子可别要丢了。她跳下床就往外跑，不料撞到了一个人的怀里。农家娃没有说“对不起”的习惯，只对人家

笑笑。人家的两只上眼皮往下做了个重合，说真讨厌！

她就愣了。我怎么讨厌了？难道这就讨厌了吗？

但这是心里的打鼓，她没有说出来。她还闹明白了，说她真讨厌的并不是那挨撞的女孩，是旁边的一个。她的脸色血红，难过得想哭。那路见不平的女孩还不肯宽容，说“没长眼睛啊？”

我没长眼睛，也看见了你脸上有几粒家雀屎！

她心里说，依然埋在心里。那挨撞的女孩去拿行李中的什么东西。她极美，美得像弗莉苏尔小兔——

她就这么想了。她在家养着两对弗莉苏尔兔，她深为小兔的美丽倾心。其实，小兔的美，不仅在外表，而且在心灵。她不只一次地看到，纵使只有一片

树叶，一寸薯秧，两只兔也不会抢夺厮打，它们各嚼一头，渐渐推进，直到两只嘴巴相吻。多么和睦多么善良的弗莉苏尔呀！她多少回赞叹。

弗莉苏尔显然也不满，这更让人不好受。农家女孩步子快然，极迟慢地走到摆在教导处窗子外面的一溜长桌前。

人很簇拥，个个朝前挤。中国人喜欢簇拥，喜欢朝前挤，她在路途中看人们上公共汽车，就是这样。她不想去挤，尽管她是个急性子。妈妈常常说她，鸽子你叫三声狗狗不来，你敢把屎吃了！她说妈你甭糟踏人，我叫三声狗不来，我把狗宰了！现在，她确实不想去挤。她欣赏着那一片各种颜色的脊背和后脑勺儿。挤什么？迟早还不能交？

“学费，冰冰我俩的！唐冰冰，马静！”

她听见雀斑女士异常响亮的呼叫。又见那美丽的弗莉苏尔公主在前面站着。显然，雀斑女士是后者

的干将，横冲竖挤，所向披靡。

“书费，冰冰我俩的！”

她和她是一对朋友呢。她想。人家相好。我可还没朋友。我在亮甲营有的是朋友。在这里一个也没有，只有两个“熟人”叫讨厌。

“伙食费，冰冰我俩的！”

她很研究地打量弗莉苏尔的倩影。她注意她雪白的颈上挂着纤细而粲然的项链，项链使领间那片 V 形地带笼罩了神秘的色彩。弗莉苏尔的背影也美极了，水红色泡泡肩小褂，系在湖绿色短裙里边，裙底上，摇曳一片清枝秀叶的竹影。人家那袜是雪白的，与雪白的皮凉鞋非常相配。

她不由自主地俯视了一眼自己的绿胶皮鞋，毛蓝裤，一声妈吔，响亮在心的角角落落。

回到宿舍以后，她不知道是人家的短裙生了胶，还是自己的目光生了胶，反正目光和短裙就粘在一

起，分不开了。直到好几年以后，她还懊悔下面这个难脱鲁莽的动作——她在唐冰冰的背后弯下腰，她要弄明白，人家裙子上竹的图案是织出来的，还是印出来的。她也想知道那裙的质料是绵纱，是化纤，还是丝。她伸出手，轻轻撩起那裙的下摆。（标新立异）

如果不是突然有人惊叹好大的疤，那么她怎么也不会让人目光脱轨，转到那精美得一如艺术品般的大腿上去的。真的，公主的右腿根上有块疤盘踞着，瓶盖大小，边缘不齐，颜色青红，表面光亮而不平。这样的大疤，使她想到的头一个字不是丑，而是痛。弟弟肚脐旁小疤如豆，还妈呀妈呀地地哭个没完呢。为这一片“痛苦的遗址”，农家女娃一下子想到了姑夫那儿的鹿角、鹿血、鹿茸。治疤有没有特效药呢？

“谁？”那美丽的艺术品突然一踉，裙摆也随即嘭地一击，疤被裙遮了，恰到好处。那一声断喝之后，农家女孩一惊，差点跌倒。那一声断喝之后，唐冰冰的如笋的玉指已经指定了她的眉心。“你讨厌极了！你！你真不知耻！”马静显然并不知道发生了什

么，但马上配合火力，说没教养的土佬滚远点儿！

她泪花盈眶地解释，说我不是看疤的，我想看看裙子。弗莉苏尔已不屑理她。雀斑说人家的裙子，用你看啦？你打票了怎么的！

下午派座。

“唐冰冰！李鸽！”班主任的食指定乾坤，一勾一点指挥着，农家女娃就配了美丽的弗莉苏尔。李鸽便怀了既高兴又惴惴不安的心情，小心地把书包放进桌肚。岂料雀斑女士包打天下，硬把一名小男生史公长配与李鸽，拉去了唐冰冰。

“好得很嘛！”小男生史公长铜喉铁嗓，大叫着我爸先养蝎子后养蜜蜂带刺儿的玩艺咱见多啦；也见厌啦！”说罢，往前吹桌面，尘土便一飞扬，前桌的雀斑便只剩白眼不见黑眼。史公长又叫道：“鲶鱼配鲢头！”雀斑女士不示弱，连发子弹射击一般：“那可真是那可真是那可真是……”

胖胖的女孩叫刘炼，抬抬眼镜说“静一点吧静

“一点吧！暂时的胜利常常是永久的失败，最锋利的伤害最可能殃及自己！”

李鸽有些头晕。城市里的人太学问，咱以后怎么活呢？亮甲营小学过了六年，原来是一片寸草不生的白地……

幸好开学伊始先劳动。他们初一（1）班的任务是修跑道。李鸽就高兴。她最爱劳动，也最会劳动。她希望在劳动中展示风采。

不知哪位明白人提出，跑道内外要用砖圈起来，镶成齿形的花边儿。同学们便献砖。李鸽一趟回家就为了这事儿。她扒了鸡窝，摘了烟囱，嘎吱嘎吱将138块砖用独轮木车推到学校。她刨沟也能，埋砖也能，一人顶三人。班主任夸奖她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她听了心里格外舒服。可惜马静和唐冰冰让人扫兴，一个悄悄说“汗驴”，一个窃笑说“汗熊”。

不知谁最先给这跑道取名叫狼牙跑道。

到后来，李鸽才知道给跑道安上狼牙是何等愚蠢。那简直是愚蠢的平方乘以愚蠢的立方，再乘以愚蠢的四次方、五次方……

前三周没上体育课，据说老师到医院生孩子去了。鸽喜欢体育课，她能跳绳，也能摔跤，最能掰手腕。

新老师来了，人高马大，男的，人很严厉，有句“你甭解释”的口头禅。第一天有人就送他一个熊的外号。头一节课谁都提心吊胆，但是他的双杠和吊环使人五体投地。不知为什么，他喜欢唐冰冰，他叫她不曾带过一个“唐”字。“我任命冰冰做体育委员！”他宣布。雀斑女士带头鼓掌，很疯，很真诚。

地球上根本没有这种鬼跑道！甭解释讥讽地叱道。他显然不通或者忘了语法。鸽便惭愧。队列里又有了“汗驴”、“汗熊”的窃窃声，鸽觉得当初的功劳变成了如同做贼的耻辱。老师忽然轻松地说：

“谁愿意踩着狼牙往前走，倒还可以练练平衡

。谁试试？冰冰，走走看！”

鸽没有受到任何人的鼓励，一种与生俱来的表现欲促使她摆摆地走上狼牙。这时的队伍已经散开，所以比较随便。她走得十分乖巧，准确而平衡，如岩羊一样。道理很简单，她从三岁就走摆村南虎羊河上的独木桥。

史公长又是铜喉铁嗓，说：“棒！升亮甲店村旗！”

马静白他一眼，唇线鄙夷成弧。

弗莉苏尔娇羞地笑着，鹤般的长腿前后叉开，脚儿小鱼般地在空气中游，慢慢踏向砖棱。她两臂婀娜地摇，走得趑趄趑趄，口里咿呀地叫着，总统视察般的高贵。

鸽跑到她的后面。一半是欣赏，一半是惦记。

她只怕不识事的风儿吹来，掀起那裙，亮出那

片痛苦的遗址。弗莉苏尔太美了，鸽实在觉得那片疤盘踞在弗莉苏尔身上“真缺德”。

雀斑女士嘿嘿地赞美。同学们为她这种一文不值的捧臭脚鄙夷摇头。近来，不知谁送她一个外号叫做“侍者”。人高马大的体育老师，在他的选手前面倒退着鼓励，伸出双臂以空气传导着支持。“嘿，看我们冰冰！坚持，坚持，不要慌，多美的一头小鹿！”

漫无边际的褒奖使“小鹿”自己也笑了。她喘息着跳下狼牙。鸽不合时宜地傻冒了一句：“这就像小鹿？小鹿才不是这个样子呢：！”显然，她对老师的评价不予赞同。鸽对鹿的了解比对城里娃还熟的。她每年要四五次去姑家。姑夫是养鹿的把式。她知道按年龄、犄角鹿有毛槽子、二杠子、三*子、怪角子，知道鹿血、鹿茸、鹿这鹿那都是好药材；知道公鹿打架以角相抵，母鹿打架如人而立，四“臂”相搏，“巴掌”击得呱嗒响。鹿们在走路这样东倒西晃？哎，你们见过鹿吗？除非鹿得了美尼尔！（词语库）

（李鸽的舅舅得了美尼尔综合症，总是头晕。）

唐冰冰美丽的脸盘凝成了肉冻。侍者及时地啐出一口不含痰的液体。液体落到一齿狼牙上，狼牙便也有了一块“痛苦的遗址”。

鸽很悔。人家又不高兴了。啧啧！她那么希望与这美丽的人儿相好，自己却胡说了没用的话。

熊老师肯定早已扫兴，但没发脾气。他粗壮的食指抡着哨子的系绳，说下课了甬整队了解散！

鸽很久以后回家的时候，伙伴们问她在“大”中学开心不开心，她说，开心。她不忍把一个梦般的向往说破。“大”中学是伙伴们心中的一个谜。李鸽是亮甲营唯一的一个“大”中学生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。

鸽获得了许多友谊。但是，她始终不能获得弗

莉苏尔和侍者。鸽是个朋友迷，她为得不到她们而痛苦。几年以后她回忆这段生活，还说她当时得不到弗莉苏尔，就像害了单相思，简直无法接受那个事实。

史公长看破了天机。“你这个家伙干吗老想交朋友呢？”

不知道。鸽只想交朋友，却没想到交朋友“干吗”？

刘炼则说：“友谊也许本来就是吃快餐，吃着就吃，吃不着换店！”

鸽的眼睛张得大大，怅惘起一片迷离的亮光。史公长又说：“心壳子一米厚的人，你甭理她。除非你有钻探机！”

冰冰对于鸽，犹如痛苦的遗址对于冰冰——成了一个不幸的存在。世界上有许多不幸的存在，真是没有办法。鸽夜里常失眠，脑际常有弗莉苏尔的冰冷和侍者的“含蓄”。她梦见自己在狼牙跑道上走狼牙

，无尽无休地走着，累一身大汗，把被子打得精湿。她向冰冰道过歉，解释撩裙子的事情。人家不听，只说无聊，神经病！鸽想帮助冰冰，怎奈冰冰用不着她帮助，人家是万事不求人。好在做值日、接力赛、周六劳动的时候她可以多出些力，不过人家根本不被她感动。

她编算着回家周，她想去姑家，让姑夫给想想治疤的药方。如果治好了冰冰的疤，冰冰就会变成另一个人，那也许就跟她相好了。她很快就否定了回家周去姑家的打算，因为包括周六下午才一天半的时间，根本完不成一个往返。便盼着国庆节。

国庆节珊珊而来，鸽不回家，她乘汽车，倒火车，还徒步 30 华里，半夜才赶到那个三面环山的小村。姑姑、姑夫被她的到来吓坏了，以为家中出了不幸。她说漂亮女孩有疤，有疤的漂亮女孩心壳太厚，不肯交朋友，她说不相信交朋友就如同吃快餐。姑姑和姑夫都听得一塌糊涂。她按下渴和饿重说了一遍。她求姑夫给些“鹿药”，去治好一位同学的疤，她答

应寒假来给表弟补习功课。

养鹿人听罢哈哈大笑。“你这娃儿念书念了个明白！天底下有治疮的没治疤的，疤不疼不痒，你惹它干吗？来，我看看疤在哪儿？”

鸽说：“我不是说了嘛，疤不是我的，是我的同学的！”疤，鸽浑身没有一个，如果说有，只心上那一颗。那是一颗隐隐作痛的疤。

这次徒劳的远行她从不对人讲起。她固执地绝望就是因为世界上无药治疤

鸽终于知道冰冰是“大家闺秀”，家庭条件是她用半个世纪也无法追及的。可是鸽无法明白冰冰为什么拒绝友谊。鸽多少次在无月的夜晚徜徉于狼牙跑道上，她没有找到那闭合图形的终点。

那回，她从表姑家回来已是夜下十一时了，她打烂铁门喊破嗓子，才弄醒了看门的老头。来到宿舍外，见里面还亮着灯光。走近门前听里面正在朗诵。唐冰冰朗诵得真好听，还唱了一段英语的《白桦林》

。大家没睡，这使得鸽很踏实，因为只有这样她才不必担忧人休息的过错。她等《白桦林》唱完以后才推门进屋，她随着女同胞们的鼓掌而鼓了掌。她说唱得真好听。

女同胞们打招呼，跳下床到她兜里翻吃食。刘炼打趣说李小姐幽会真是忘返呀！鸽说别瞎说啊，把姑姑给的核桃枣子分给大家尝。

唐冰冰和侍者都仰躺下去。鸽把核桃枣子送到她们的枕边。人家一个说倒牙，一个说硌呀，核桃枣子一动不动。

鸽酸酸地爬到“楼上”躺，伤心地琢磨那一层厚厚的心壳。

体育老师为男性，这对女生来说有点不便。甬解释习惯地岔腿而立成为一座雄伟的金字塔，他说今后你们女孩子每月的事情课前报告给冰冰，我会做出适当安排的。没有‘事情’却装傻充愣打马虎眼，我可一律不客气！你该跑就得跑，该跳就得跳，甬解释

每个女同胞都红着脸，看并没有云彩的蓝天。

唐冰冰站在队列外头，体育委员嘛。她朝金字塔点点头，表示我明白，老师。

大概就是说这话的下一节体育课，老师点了一串名字，无疑属于“有事情”者。她们去拔净茉莉花畦的杂草，然后给体育教研组去擦擦玻璃。鸽不明白老师为什么忘了自己的名字，怎么办？她好为难。

眼看人家都走出操场的边缘了，她鼓鼓勇气，尾随过去。

“李鸽！回来！”熊老师的声音如惊雷落地。

“要混水摸鱼吗？回来！”

鸽觉得腰骨被那声音震断了。觉得脸在淌血。

她的耳边掠过狂风，故乡的大树枝摧干裂。她

几经努力才回想起，她是在厕所里跟唐冰冰讲过的，此时她朝唐冰冰投去了求助的目光。

唐冰冰也有“事情”，她也走出去了。但是操场风云吸引她转脸驻足。鸽和熊老师都看着她，她的表态将是一枚开闭攸关的键钮。

她就那么历史性地摇了摇头。

熊老师大光其火。上节的规章这一节就泡汤，那简直是用鞋底打他的脸。“李鸽我罚你跑 30 圈！向右——转！跑步——走！”

“老师，……”她掰起指头，嗫嚅着。

“甭解释！跑步——走！”

鸽很犹豫。们又不敢拖延。她丢了心的躯壳逆时针地沿了狼牙跑道颠下去，每一步都令她羞辱难堪。她的泪水禁不住流下来，每一齿狼牙从她的视线中划过，她都感到视网膜的刺痛。她并不知道跑了多久

，看见一个模糊的冰美人在茉莉花畦边蹲着望她，侍者摇块手帕扇着自己和她主人般的朋友。

操场比邻着初一年级 4 个班的教室。鸽知道此刻每个窗门都贴满了眼睛。谁都会看到一个挨罚的女孩，正处在一个倒霉的“现在时”。

有人批评过第四节上体育课违反科学。当时鸽非常饿，胃里泛起恶心。她的重心渐渐落在脚跟上了，头很重，很晕。

“冰冰，你给她数着圈儿！”熊老师把哨子抛给体育委员，他踱回宿舍去了。

唐冰冰机智地斜向坐在篮球架下，不像监视，又不像没监视。但是她的脚边一道一道蹭划着痕迹，用的是一粒尖角的石子。

30 圈是个什么距离呢？每圈 400 米。鸽的腿越来越酸软，小腹坠坠的。有人喊熊回洞了。有人

喊 80 圈超了。有人喊“其一犬坐于前”。

鸽悲哀地想起了鹿。姐夫的鹿王曾经一跳跃过了三米高的围墙……

太阳恶毒地放出火箭，报复着一名被它误认的夸父。迎面而来的狼牙跳动起来；鸽的大地轰然塌陷；太阳尖叫着裂成碎片，每一片都化成一只萦飞的小虫……

如果不是凑巧，老师罚学生跑步这样的区区小事不值一提。当时省里派下一个教育考察团，抽签“碰”到了这所学校。不知哪位同胞写了个纸条放到奥迪轿车的方向盘上，“狼牙跑道事件”就成了个小话题。省里人、局里人和校长先生“三堂会审”。

李鸽出院了。晕倒的时候一齿狼牙咬了她的额头，颅骨轻度损伤，额头上便有了一块疤痕。她的目光里有了一种东西，那种东西过去的确不曾属于她。

“我……有错。”熊老师的金字塔不那么雄伟了。“李鸽同学逃避体育锻炼，……体育委员唐冰冰

证明她没有……女孩子的事情，我罚她……是我脾气不够好……”

他很沉痛的样子。

鸽的眼睛鸪般地喷射冷焰，她无畏地逼视住唐冰冰，她要她吐出真诚。

“没有，我没有摇头。”唐冰冰从容不迫地说，还像有一点微笑。“我也不知道李鸽的‘事情’。”

熊老师吃惊地望着住他的女弟子。

女弟子镇定的面孔似一盘冷月。

“冰冰，你别慌啊，你慌什么呢？你是不是叫医疗费给吓住了？”熊老师的口气是循循善诱的。

“我慌什么？我没摇头就是没摇头！我从不用

摇头表示否定！”

“冰冰，你告诉大家，你当时知道李鸽的身体状况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！没人向我说，也没人问我！”（瑕疵）

李鸽陡地站起。

校长说李鸽你坐下。

熊老师把手指弄得格崩一声。

桌上一只马蹄表疯狂地跋涉。

熊老师猛地站起，质问唐冰冰：

“那么，你，”他没说完，唐冰冰已经笑了，那笑容极富调侃味道，这使她的老师下了某种决心。

“我要罚她三四圈，你为什么要罚她三十圈呢

“你和她到底有什么成见？”

李鸽又站起来，却听唐冰冰说：

“你说让她跑三四圈，我也说让她跑三四圈呀！——不，对了，我根本什么也没说！”

“审判员”们有些交头接耳。

李鸽已经用鸬般的眼球盯着唐冰冰，她浑身剧烈地发抖，朝唐冰冰走过去。谁也不知道她想问什么，或者想干什么。唐冰冰故作轻松地吸着鼻子，一只脚尖敲起什么曲子的拍节。李鸽的鸬眼谁也不看，只看唐冰冰。挨得近了，唐冰冰有些骇然，急忙问李鸽你要干什么？李鸽不答，恶狠狠抽出手，盯牢冰美人那张娇嫩如膏的脸，人们估计得出，那将是一个电光石火惊天动地的嘴巴。

不料，像被无形的剑斩断了臂，那只手突然颤颤抖抖地垂落下去，它的主人一声无字的长啸，口吐

白沫，倒在地上。校医来来了，喊她，久久不醒。

后来，李鸽还是活了。一切都大白，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。三个人都受了处分，李鸽的医疗费由教育局“特事特办”地予以解决。史公长从此滋生了种恶习——骂人，挨了好几回批评都改不掉。